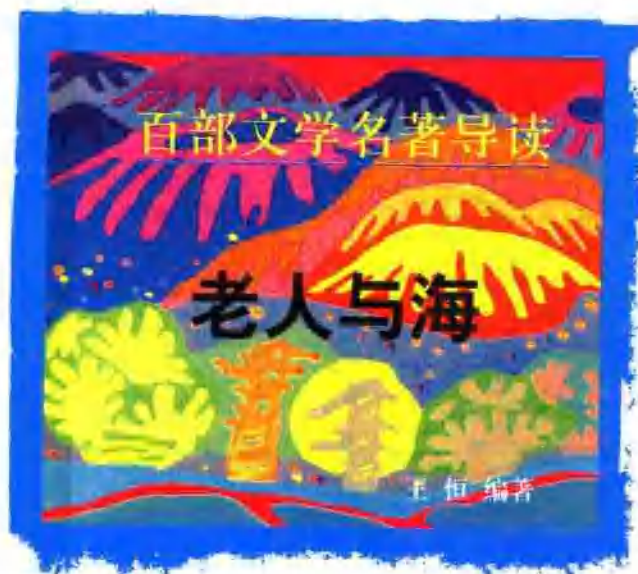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老人与海》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老人与海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故事梗概	[1]
作者介绍	[21]
思想和艺术特色	[37]
精彩片断	[80]

《老人与海》
导读

故事梗概

在墨西哥湾有一条向北流淌的大海流，人们叫它湾流。老人桑提亚哥在此以捕鱼为生，即使在光景最好的时候，他也只能过一种刚够糊口的生活。可是，这次他一连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老人曾教会了一个名叫马诺林的孩子怎样捕鱼，平时孩子经常给他当助手，但是现在孩子的父母已吩咐他到另一条更能捕鱼赚钱的船上去。不过，孩子十分敬爱老人，他总是在港口等候着迎接一次又一次空手而归的桑提亚哥。

这一天也同样如此。老人和孩子拿起鱼叉和钓丝，扛起桅杆，不理睬其他渔民的嘲笑，沿路来到老头儿用茅棚做成的家。那是一座设施简陋的单间棚屋，只有几张宗教图画和老人亡妻的照片被用来作装饰。那孩子坚持要老人准许他买些沙丁鱼，作为老人第二天的鱼饵。晚些时候，他们总要编一套谎话，假装老人要晚一会儿吃饭，事实上，他们都明白，老人什么吃的也拿不出来。他们讨论了一会儿垒球赛和彩票。后来，孩子出去取沙丁鱼。当他回来时，老头儿正在椅子上睡着，太阳已经西沉了。他看上去是那么的苍老干瘪，眼睛一闭，看着就像死人一样。孩子拿了一条旧军毯，轻轻地盖在老头儿的肩膀上，然后又悄悄地跑出去，从附近一家旅馆弄来了一顿便餐。他对老头儿说：“只要世界上还有我，决不能让

你不吃饭就去打鱼”。他们又讨论了一会儿垒球赛,老头儿谈到了他年轻时候的经历。他曾在开往非洲去的一条装横帆的船上当水手,还曾看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老头儿希望自己能捕到一条真正的大鱼。孩子走后,老头儿摸黑上了床,他把裤子卷成枕头,用军毯裹住身子,躺在铺着报纸和破旧弹簧的床上。不一会儿,他就梦见了孩提时代所见到的非洲,漫长的金黄色和白色的海滩,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在梦中他听到了海潮的怒吼,闻到了晨风送来的非洲的气息。他看到了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在幽暗的黄昏中嬉戏。只是他从来没有梦见那个孩子。

第二天,当天空还散着暗淡的月光的时候,老头儿在寒气中起来,唤醒那孩子。他们将准备好的用具送到船上,然后在渔人早市上用炼乳罐头盒喝了咖啡。这是他一整天的饮食。他在船头上放了一瓶水,这就是他一整天需要的东西。和孩子分手后,他把桨上的绳结儿套在桨架上,船在黑暗中划出港口。这时,海滩上已经有一些船只驶出港去,他们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各奔前程,每个人都驶向他认为能捕到鱼的地方。老头儿越走越远,他一面摇桨一面听飞鱼出水时的颤声,他喜欢飞鱼,同情弱鸟。他更爱海,尽管大海仁慈而残忍,美丽而冷酷。老头儿总把海当作一个女性,一个他所爱的女人。他不慌不忙地划着船,天快亮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来的地方远远超过了自己预定的目的地。

天还没有大亮,老头儿已送出鱼食,让船顺着海流漂浮。三条鱼食分别被送到不同的深度。每根钓丝足有大铅笔那么粗,分别拴在一根暗绿色的竿子上。他宁肯把一切都安排得

分毫不差,等到机遇来临的时候,便有充分的准备。又过了两个钟头,老头儿能望见的只有三只小船,远远地靠在海岸,看上去显得又低又矮。一只老鹰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盘旋,老头儿注意到它正在追逐一条大海豚,于是放下一根细长的钓丝,向老鹰飞旋的地方划去。他望着飞鱼不停地从水里钻出来,望着那只老鹰徒劳无益的行动,想到了他的大鱼,他的大鱼一定呆在什么地方。

太阳已经升到空中,陆地上的云彩似巍峨的群山,海岸只剩下一条长长的绿色的线。深蓝色的水面上,除了几片黄色的、被太阳晒得变白的马尾藻,除了紧靠在老头儿船边漂浮着的一个紫色的、成形的、闪着虹彩的水母胶质的气囊外,只剩下老头儿和他的船。老头儿厌恶污染海水的气泡,喜欢看着大海龟将它们吃掉。当老头儿正在看老鹰抓捕小金枪鱼的时候,船梢的缆绳在他船下突然绷紧。他放下了桨,抓牢鱼绳往回拽,绳被上钩的鱼拉得沉甸甸的直抖。但鱼最终逃不过被捕获的命运。它被老头儿拉起,扔到船里,仍想作一番挣扎。它瞪着两只迟钝的大眼睛,灵巧的、快速抖动的尾巴劈劈拍拍地摔打在船板上,越抖越快,直到筋疲力尽为止。老头儿故意踢打着它,让它消耗完自己的精力。这是一条足有十磅重的大青花鱼,老头儿认为它可以做很好的鱼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头儿已习惯于自言自语。他跟孩子在一起打鱼的日子里,只在必要时说上几句,他们之间的交谈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不能下海打鱼的时候。当他独自一人在船上时,他才大声的自言自语缓解寂寞。同时也不会干扰别人。

现在他已离海岸很远了，向那边望去只有青青的山和那仿佛白雪皑皑的山峰，和山峰上的白云。海水是黑的。阳光在水里映出道道五彩的光柱。在老头儿将他的钓丝笔直地插入一英里深的水里时，他所能见的只是深深的蔚蓝的海水和从中映出的夺目的光柱。太阳烘烤着老头儿的后颈，划船时汗珠不停地从他的背流下。

终于，正当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钓丝的时候，一根伸在水面上的绿色鱼杆急速坠入水中。老头儿老练而灵巧地握着钓丝，同时用左手将它从鱼杆上解下来，让钓丝在他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中间轻轻的滑动而不使鱼感到有丝毫的拉力。在一阵令人焦急不安的停顿之后，大鱼终于把钓钩吞了下去，它不慌不忙地猛扯钓丝。在大鱼用身体的重量猛力拉扯钓丝的时候，老头儿放心大胆地让钓丝滑下去，同时依旧感觉到沉重得很不一般。他抽出了备用钓丝卷，将三卷连成一根，然后，他用双手全力收着钓丝，两只胳膊轮换地拉动，可是钓丝一动不动，老头儿根本不能将大鱼提起，它拖着老头儿和船慢慢向西北游去。鱼、船和人形成了对峙。老头儿虽然可以把钓丝固紧，但这样的话鱼就会将钓丝扯断。

四个钟头过去了，大鱼仍然拖着小船不慌不忙地向浩渺无边的大海游去，老头儿也依旧毫不松劲地拉住背在脊梁上的钓丝。陆地已经看不到了，他喝了一点水，靠在船头，在取下来的桅杆和帆上坐着，努力保持着平静。还有两个小时，太阳就要落山。老头儿希望在此之前大鱼会上来，或者在第二天时出来，他充满了信心。

星星出来了，老头儿通过星辰判断着航向，知道大鱼一

直没有改变方向。天气变冷了，老头儿在船上感到脊梁上、胳膊上、腿上全都冷冰冰的，他将盖在鱼食盒子上的麻袋披在身上，这样他才感觉到有点舒服。从拽在肩头的钓丝上，他感觉到了这条大鱼的重量。这时，他想到了和孩子一起钓鱼的情形，“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

天快亮的时候，他将六卷备用的钓丝卷儿系在了一起，正在这时，大鱼突然掀起一道大浪，将他脸朝下扯翻在船里，他的眼皮被划破了，血顺着腮帮流了下来，凝结了，干了。老头儿在硬撑着回到船头，坚持拉紧钓丝。钓丝上挂着黄黄的海藻，在黑暗里放着闪闪的磷光。钓丝又猛地一拉，老头儿的手被弄伤了，流着血。他的脊梁在夜里已经变得硬挺挺的，他真的觉得疼了。停留在钓丝上的鸟儿也被惊走，老头儿也没有了伴。

太阳早已高高升起，老头儿跪下去，用鱼钩在船梢下面掏到了金枪鱼，将它钩到自己身边。他将鱼割成了六片楔形的条子，拿起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这时，他的左手忽然抽起筋来，像死尸一样僵硬。他想使左手恢复知觉，可是手还不能伸开。茫茫的海面上，就只他孤单一人，水面上飞着一群野鸭，老头儿知道，一个人在海面是决不会孤单的。

钓丝开始不停地往上升，在船前边的海面上鼓出了一块，鱼露出来了，并不停地往上冒，在阳光的照耀下，大鱼浑身明亮耀眼，头背都是深紫色，身段两侧的条纹展示出一片淡紫色。它的嘴长得像一根垒球棒，尖得像一把细长的剑。它一闪即没，老头儿看见它那镰刀片似的大尾巴没入水里，钓丝飞快地滑下去，他竭力用手控制着速度，以免钓丝被鱼扯

断。

从一开始,老头儿就在不时地自言自语。当大鱼从水中浮出的时候,老头儿惊讶于它的庞大,但是他想,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反而希望这条鱼毫不客气的用所有的一切来对付他仅有的意志和智慧。中午的时候,他的左手不再抽筋。他很兴奋,但也真实地感到了痛苦,即使他压根儿不承认。他开始机械地作祷告。作完了祈祷,他心情开始舒畅,然而仍没有逃脱痛的折磨,不过,“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弄死它,尽管它是那样大,那样了不起。”他要证实,什么是一个人能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忍受得住的。他告诉过孩子,他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过去,他曾证明过无数次,但都落空了。现在,他又要去证明,他相信,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开端,而他也决不去回忆过去他这样做的时候。

下午,船慢慢地、不停地向东北方移动,大鱼在浅水里继续游着,东风给行船增加了不少阻力,大鱼的负担加重了。老头儿不断地活动着双手,移动身体,以缓解脊背上的肌肉的压力,保持自己的精力。他努力去想一些别的事儿。他想到了垒球大联赛,他知道比赛已过去两天,但他还不知道比赛结果。他喜欢老狄马吉奥,他和孩子的崇拜对象。为了增强自己的信心,老头儿回忆起在卡萨布兰卡的一家酒馆,他与从西恩菲哥斯来的一个力气最大的黑人码头脚夫比赛扳手腕。他们对峙了一天一夜,手指甲里面都流出了血。打赌的人们已经等不得准备放弃的时候,他决出了胜负,直逼着黑人的手落到桌面上。从此以后,他被人们称为优胜者。在春天的第二场比赛中,他很轻松地战胜了对手,因为他在第一次比赛中

3使西恩菲哥斯地方的黑人失去了信心。但同时他也感到今后再用右手钓鱼不会再那么得心应手了。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海上,想坐在飞机上,在两百英尺的高度上慢慢地飞行,从上面看一看鱼,看一看海。天快黑的时候,船经过一大丛马尾藻,钓上了一条带紫斑的光辉灿烂的海豚。而大鱼带着的那根倾斜的粗钓丝一点儿也没改变,只是速度变慢了许多。

天黑了,老头儿靠在船上的破板子上,把身体尽量摊在上面,靠着木板让自己被拖向前去。这样,船承担的重量就跟他承担的一样多,或者比他还要多些。老头儿想到将两个桨放在船梢,交叉着绑在一起,这样在夜里鱼就会走得慢些,大家都好受一点。天上马上就要繁星密布,他又会有许多遥远的朋友。他想到,这条大鱼也是他的朋友。但是,他一定要弄死它。它的肉要被众人吃掉,可是,大鱼的举止风度,大鱼那高贵体面的样儿,让老头儿觉得没人配吃它。老头儿这样想着,已经休息了两个钟头了。当然,休息只是相对的。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晚上,老头儿自言自语地说,我一直这么下去不睡觉,也是太危险了。他决定吃掉船上的海豚,然后歇一会儿,睡一会儿。在星光下,在冰冷的夜里,老头儿切好海豚,用海水冲洗后吃掉了一半,同时还吃了一条飞鱼。然后他弓着腰,把钓丝紧紧地抓在右手,用他的整个身体去撑住钓丝,把全身重量都压在右手上,睡着了。

他开始并没有梦见狮子。他梦见了一大群海豚。又梦见他回到村子里,回到他的床上。此后,他开始梦见黄砂遍地的海滩,看到在黄昏中走上海滩的狮子,先是一头,接着又来了几头,他的船停在那儿,他把下巴靠在船头的木板上,海面吹

着晚风,他感到非常快乐。

正当老头儿在睡梦中的时候,大鱼在海底开始翻滚起来。老头儿被惊醒时,它正飞快地扯动着钓丝,并且猛地一跳,把海水掀起巨大的浪花,老头儿拼命地想绷紧钓丝,但他被拖得紧靠在船头,脸死死的贴在未吃完的海豚肉上,身体一动也不能动。他看不见鱼,只能听到海水翻腾和鱼落下时拍打水面的声音。滑动的钓丝将他的手勒得痛极了。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他只能让钓丝勒在手上起茧的部位。钓丝一直在向水里滑着,现在已经慢了一些。老头儿从木板上抬起头来,离开了他的脸所压着的鱼肉块,慢慢地站起,用左手和两边肩膀撑着钓丝,弯下腰用右手舀了一把水,将粘在脸上的海豚肉洗掉,他害怕海豚肉使他作呕。这时,已出现了黎明前的曙光。根据海流的方向,老头儿知道鱼儿已经疲倦了,正在顺着海流飘游。马上,鱼就会打转,到那时,真正的搏斗才会开始。老头儿鼓励着自己,“不坏”,他说,“痛苦对一个男子汉算不了什么!”虽然如此,老头儿知道自己有些疲劳,头脑不怎么清醒,他用左手拿起一条飞鱼,细细地吃着,慢慢地咀嚼。

不出老头儿所料,在他下海以后,第三次出太阳的时候,鱼开始打起转儿来。老头儿轻轻地、一把接一把地拉钓丝,使出全身的力气收紧钓丝,可是过了一会儿,钓丝被飞快地拉脱了手,滑到黑的水里去。两个钟头过去了,鱼照常慢慢地打着转,老头儿浑身是汗,疲劳至极。值得高兴的是,他从钓丝的斜度看出鱼一边在游泳,一边也在不停地往上冒。又过了一个钟头的光景,老头儿开始感到眼前黑点晃动,汗水渍痛

了伤口,他几次头昏眼花。这时大鱼猛撞了几下钩在它咀里的粗铁丝,每撞一次老头儿都松去短短的一段钓丝。过 7 一会儿,鱼不再撞粗铁丝了,还是慢慢地打转儿。老头儿洒了一些海水在自己头上保持清醒,同时不停地收回钓丝。一旦钓丝绷到鱼转身朝着船这边来的时候,老头儿就站起身,开始一把接一把地将他能收回的钓丝全部拉了上来。他变得着急起来,因为海上刮起了飓风,他也感到十分疲劳。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斗;他想,“我只要朝西南划去就是了。”因为一个人决不会迷失在海上,何况他是一个老渔夫,而又有一条长长的海岸指引着他。

鱼在第三次转身冒出来的时候,老头儿才着到它。首先他看见的是一个黑忽忽的影子,那个影子正经过他的船下,过了很久才离开,影子长得让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那条鱼会有那么大。但事实上,它就是那么大。不一会儿,它出现在离船只有三十公尺的海面上,它的尾巴先在水里露出来,那尾巴比一把镰刀的刀片还要高出许多,尾巴向后倾斜着。鱼在水面上游泳的时候,老头儿看到它那庞大的身段和身上紫色的条纹,它的脊鳍搭拉着,巨大的胸鳍伸展开来。老头儿现在流出汗来,使他出汗的不是太阳,而是鱼。它现在从容不迫地转弯,老头儿慢慢地收回钓丝,让鱼游得近些、近些、更近些。他提醒自己,要沉着,要冷静,要稳、准、狠,应该扎它的心,切不可戳它的头。他早已准备好鱼叉,鱼叉把上连着一卷软绳,绳子的一头系在船头的短桩上。

转了两圈,鱼的脊背已露了出来,高高地凸出在水面上。当鱼转到船的前面时,老头儿用力一拽,想把它拉得更近。他

居然如愿以偿,鱼朝他那边稍微转过去一点,老头儿一阵高兴。虽然觉得一阵昏眩,可他仍使出全身的力量去拽那条大鱼。他不停地鼓励自己要支撑下去,决不能昏过去。他全力以赴,虽然嘴已经干渴得不能说话,可他不能去拿水。他努力了好几次,可每次都是在几乎将它拉到船边时又被它逃走。老头儿早已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情,虽然大鱼在和他进行生命的搏斗,但他仍觉得他们是朋友,是兄弟。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件比它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的东西。

鱼又转了两个圈,还是老样子。老头儿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又试验了一下,把鱼拉转过来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垮了,双手变得软弱无力,眼前冒着金光。这时他觉得他还得试一试。他又拉了一次。当那条大鱼朝他身边游来,轻轻地来到他的身边时,他注意到鱼的嘴几乎碰到了船身。老头儿放下了钓丝,用脚踩住,然后高高地举起鱼叉,集聚了全身的力气,将鱼叉扎进大胸鳍蝗面的鱼腰里,又靠在鱼叉上,用全身的力量把它推进去,让它扎得更深。大鱼的胸鳍高高地挺在空中,高得齐一个人的胸膛。它作了最后一次垂死挣扎。从水中一跃腾到空中,展示着它的长和宽,它的威力的美。它先是悬在空中,悬在船里老头儿的头顶,然后落到水里,将浪花溅到老头儿身上,溅满了整整一条船。

老头儿眼花缭乱,他早已松开鱼叉上的绳子,鱼叉的把子露在仰身朝天,露着银花花肚子的那条大鱼体外,海水被那条大鱼从心脏里流出的鲜血染得一片殷红,接着鲜血像空中的云彩一样扩散开来。

杀死了大鱼的老头儿不仅筋疲力尽,还十分伤心,因为

他杀死了他的鱼兄弟。他歇了一会儿，考虑着怎样将鱼带回去。他喝了一口水，开始打扫战场。慢慢地他将船划到鱼的身旁，让鱼头靠着船头，他小心翼翼地将大鱼绑在了船边，将绑鱼的绳子系在船头、船梢和中间的坐板上，用一根绳子将鱼的下巴颏跟长嘴绑在一起，这样鱼嘴就不会张开，他可以尽量走得平稳。这一切都做好后，他竖起桅杆，挂上带补钉的帆，半躺在船梢，让船向西南方向驶去。老头儿终于走上了归航的路。

此时的老头儿浑身疲惫，饥渴交加。他想弄点东西上来，填填肚子，润润嘴巴。可是，他没有工具，那根带匙钩的小钓丝也找不到了，剩下的沙丁鱼也腐烂了。不过，大海饿不死老渔夫，他用鱼叉钩上一块黄黄的马尾藻，上面附着一些小虾，老头儿将它们抖落到船的外板，用手指掐掉还在像沙蚤一样跳着的小虾的头，然后送进嘴里，连壳带尾巴一起嚼了下去。虽然小虾小得可怜，但营养倒也不错，并且此时的老头儿感觉到它的味道还很鲜美。他把小虾吃完后又喝了半口水，然后欣赏起他的战利品来。那条鱼可真是大，比老头儿的船还要大还要长，尽管它被绑在小船旁边，但看上去活像小船旁边绑了一只比它大得多的船。当大鱼刚浮出水面的时候，老头儿简直觉得这是一个梦。现在他明白，那条大鱼果真在他身旁，双手和脊背的疼痛都证明他不是在做梦。老头儿将手泡在咸咸的海水里，手上的血已被冲洗干净，盐水会把伤治好，因为真正的海湾里的清静海水是最好的药品。船走得很顺当，老头儿看着大鱼，忽然那种奇怪的感觉又上来了，他觉得自己和大鱼真是一对亲兄弟一般，一样在大海里飘着，老

头儿跟它并排地拴在一起，飘在海上。老头儿估计它足有一千五百磅，“该赚多少钱啊！”

可老头儿总是难以交到好运。当大鱼的血沉到一英里深的海里之后又扩散的时候，一条鲨鱼就从水深处窜了上来，它什么都不在乎，一冲出蓝色的水面就涌现在太阳光下，显露出它凶恶歹毒的企图。然后，它又钻进水里，嗅出了踪迹，向船和鱼所走的航线追去。虽然它几度迷失了踪迹，但它很快就辨出来了，并且不断地嗅着，那怕只有一点点痕迹，它也会顺着它追踪而去。这是一条巨大的鯖鲨，生来游速就是海上冠军，它们天生就要吃海里的一切的鱼。现在，当它嗅出了血迹之后，它就全速地游了起来。

老头儿看见它游过来，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一条为所欲为的鲨鱼。虽然阻止它吃大鱼的希望不大，但老头儿的头脑十分清醒，他有着坚强的决心和勇气。他拿着系了绳子的鱼叉，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鲨鱼，随时准备给他致命的一击。当鲨鱼飞快地逼近船的后边，伸出它的嘴去咬那条鱼的时候，它的牙齿露了出来，几乎跟老头的手指一样长，两边都有锋利的口子。在它狠狠地朝鱼尾巴上的肉咬的时候，老头儿看到了它那双使人惊奇的眼睛和咬得直响、令人恐怖的牙齿。这时，它的头伸在水面上，它的脊背也露了出来。它的两颗伸得长长的，给人以吞噬一切的感觉。老头儿早已瞄准了它两只眼睛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一直往上升的那条线的交叉点处，事实上没有这两条线，但老头儿知道，那儿正是鲨鱼脑子的所在。老头儿抱着坚定的意志和狠狠的心肠，用他染了血的手将一把锋利无比的鱼叉扎进了鲨鱼的脑子。他听到了皮

开肉绽的声音。受伤的鲨鱼在海面翻滚折腾，老头儿看到它的眼珠已经失去了生气，但鲨鱼并不甘心就此死去，它猛力拍打着水面，连着鱼叉的绳子缠在了它的身上，它拼死作最后一搏，奋力地向前冲去，绳一拉紧，它的身子就大部分脱离了水面，绳抖动着，然后突然折断。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沉了下去。

老头儿现在失去了鱼叉，他的大鱼正淌着血，他不忍朝大鱼多看一眼，因为它已经是残缺不全的了。大鱼被咬住的时候，他的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受了伤。他宁愿这是一场梦，他没有钓到大鱼，大鱼也没有被伤害。鲨鱼既残忍，又能干，既强壮，又聪明。但老头儿相信自己比它更聪明，何况，“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老头儿努力使自己想点开心的事，想到了垒球，想他所崇拜的老狄马吉奥是否会欣赏他把鱼叉扎在鲨鱼脑子上的办法，想到了他那受伤的手给他招来的麻烦是否就跟鸡眼一样。就这样，一分一分，时间慢慢地过去了，离家的路程越来越短。但老头儿知道，大鱼正淌着血，他清楚船开到海流中间的时候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他必须保护他的大鱼。鱼叉已经失去，他将刀子绑在桨上，这样又有了一把鱼叉。这时，风大了些，他的船顺顺当当地向前驶着。他看了看鱼前面的一部分，那里仍完好无损，这给他增添了希望和力量。他又开始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他总是喜欢胡思乱想，尤其在没有书报看，没有收音机听的时候，他就想得更多。他这时总控制不住地想到罪恶。“把一条鱼弄死了也许是一桩罪过”，因为